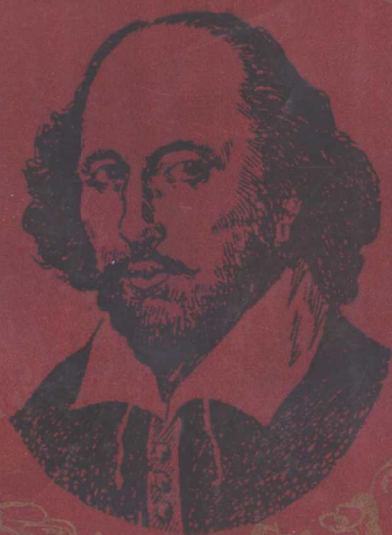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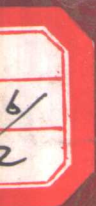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传论

赵 澧 著



莎士比亚传论

赵 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传论

赵 澧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7.5 插页: 2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5 000 册数: 1-3 500

*

ISBN 7-300-01068-7
1·72 定价: 3.75 元

卷 首 漫 谈

· 朱维之 ·

中国人民大学赵澧教授在他的新著《莎士比亚传论》出版前夕，特将清样复印一份，给我先睹之快。我一口气读完它，充实的内容和简洁的文笔，给人一种无上的享受。开始读第一章时，我就想起大诗人弥尔顿在青年时写的《莎士比亚碑铭》：

我的莎士比亚，他的遗骨自有光辉，
何必我们累月经年辛苦雕成的石堆？
他那神圣的衣冠遗物，不用什么高冢，
何必筑起金字塔，尖顶高耸星空？
你伟大“荣誉”的苗裔，“不朽”的儿子，
何必这些粗东西来证明你的名字？
在我们的惊奇里，在我们的赞叹里，
你自己早已竖起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

从你无价之宝的作品里，神奇的诗句中，
每个人的心灵都深深地受了感动，
你使我们消去我们自己的幻想，
你把我们塑成富于情思的大理石像；
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坟墓中安息，
是这样的光彩，就是帝王也想这样的死。

这是弥尔顿在1630年，莎氏死后14年写的，1632年发表在《莎士比亚全集》对开本的卷首。那时英国一般人都藐视戏子，不承

认莎士比亚的作品为正式的文学作品；弥尔顿，一个 22 岁的大学生，竟有如此卓识，真不愧为莎士比亚之后第一大诗人。在同一对开本《莎士比亚全集》的卷首发表献辞的班·瑯生，是莎氏生前的朋友兼竞争者，虽然轻视他没有上过大学，“懂得拉丁文不多，希腊文更少”；却承认他是“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这两人都在莎士比亚生前就敬仰他的作品，一盖棺就给以崇高的评价；但到了今天，400 年后，却还有人怀疑他的著作权，真是咄咄怪事。

赵澧先生从小喜爱莎士比亚，中学时就爱读《莎氏乐府本事》，大学时进了重视莎士比亚研究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莎学，得莎学耆宿斯密斯·泰勒教授为导师，经过系统、严格的研究和训练，把每一个剧作都做了精读、讨论，参考了大量的资料继续穷究，并在他的指导下写了硕士论文。归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等校任教。60 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研究班，他负责外国文学部分的教学组织工作，并亲自主讲了莎士比亚专题，全面、系统，得了好评。接着，他整理讲稿，写了一系列有关莎学的文章，发表在国内重要刊物上，颇受莎学界的重视。正在他研究、著述的势头上，十年动乱开始了，只得搁笔。直到 70 年代末，他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开出“莎士比亚”专题课，80 年代又招收研究生，为中国的莎学培养了新秀。最近，他在自己研究生的协助下，将几十年研究的成果加以整理，写出这本书，嘉惠士林和剧坛，为中国莎学增辉。

这本书的特色很多，首要的一点是系统、全面、深入，既从宏观上纵览莎氏全貌，又从微观上认真分析各剧的人物、思想和写作技巧；既有丰富的内涵，又能简洁地阐述，决不辞费。400 年来，关于莎学的研究、论著，岂止汗牛充栋？但多就个别问题反复辩论，执着一端，各抒己见，其中固然不乏精彩的宏论，但发

人深思而公允不偏地综合各个分歧的论点、令人心服地持平阐述，却不多见；由我国专家编写，既合于国人的情况、又能深入浅出的传论，更是凤毛麟角。

莎学在我国的传播，也有百年的历史了，汉译的莎氏全集和部分剧集、诗集，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莎集译者都是文坛高手，如朱生豪、梁实秋、田汉、曹禺、曹未风、孙大雨、方重、方平、卞之琳、屠岸、梁宗岱等，都有相当学养和清新的文笔。介绍、评论的文章，数以百计，还有外国名家名文的译介，汇集连编，猗欤盛哉！莎剧也屡屡搬上我国的舞台，并用各种形式演出，有话剧、京剧、越剧、梆子剧、昆曲、黄梅戏等剧种的演出，令人眼花缭乱。此外还通过电视，看到英、法等国的舞台演出实况。近年来又成立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和各省市的“莎士比亚学会”，大大普及了莎学，文学青年和戏剧爱好者多倾心于这位世界性的艺术大师，想要正确理解这位大师其人、其诗、其剧的全貌，需要一本全面、系统而简明的传论，引导他们入门而作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出版正是及时的春风化雨。

系统全面的阐述，主要在于作者对莎学的全面掌握。作者经过几十年的勤奋钻研，基本摸清了莎士比亚的奋斗道路，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西方文学和戏剧发展的来龙去脉，摸清了莎剧各期各剧种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此外，他还总结了400年来莎学的得失，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胸有成竹，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本书的第二特点是在宏观的考察中做了微观的分析与综合，把各期各剧种的发展，人物、思想的变迁，特别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历程，人物塑造的发展经过，做为专题来分析并综合，从头绪纷繁中研究出条理来，这不能不说是莎学的一个贡献。更可注意的是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与得失之外，还时常将这位大师与同时代作家比较，从中发现了启发性的思想闪光。例如第99

页所说：“莎士比亚通过对勃鲁托斯的塑造，表现出一种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深刻涵盖了基督教文化精髓、并且长久地影响着西方后世的基本观念；而这，也正是他此后悲剧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又如第109—110页所说：“从莎士比亚的作品来看，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通过阅读《圣经》，莎士比亚不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知识，同时也显然领悟了宗教改革家们的思想精髓。”这是作者在微观研究中所得到的思想闪光，照亮了宏观上的奥秘。莎士比亚无疑是文艺复兴的巨人，又深得宗教改革的思想精髓。原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人文主义运动，是中世的后期，中世文化突飞猛进的飞跃时代，是中世文化的高峰，为近代文化的新发展铺平了道路。明乎此，我们更能理解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属于所有的世纪”的意义。

1991年2月，于南开园

自序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了一个文学研究班，班主任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兼任。其芳同志很重视对中外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认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实的中外文学功底。研究班除为学员们开列了一份详尽的中外名作书目外，还开设了贯穿3年的作家专题讲座，分别约请在北京的和外地来京的专家学者担任主讲。其中外国文学部分的专题教学组织工作由我负责。“莎士比亚专题”原定由卞之琳先生担任主讲，但届时卞先生因赴原民主德国参加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无法上课，临时由我去讲。讲完之后，我在孟伟哉等同志的合作之下对讲稿进行了整理修改，完成了一篇论述莎士比亚的思想及其发展的长篇论文，后来分为两篇文章先后在《教学与研究》和《文史哲》上发表。与此同时，一位在《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部工作的学生，约我为该丛书撰写了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的小册子，书名就叫《莎士比亚》。不久，为了纪念莎翁诞生400周年，我又完成了一篇分析莎剧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的长篇论文。当时我考虑接着写下去，哪知，从1966年开始的风云变幻中断了我的计划，一放就是十多年。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人大中文系开设“莎士比亚”专题课，编写了一份详细的讲授提纲，同时还写了几篇有关莎剧的论文。当时有一个想法，即以那份讲授提纲为基础，吸收过去所写的专题论文中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写出一部评传性的著作。这

一想法，当即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被列入他们的选题。但接着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计划迟迟不能完成。系领导和教研室的同志很关心这项工作，特指派我的研究生杨慧林同志来协助我。在我原有的材料的基础上，杨慧林同志对本书的第三、四两章进行了整理、改写，他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辛勤的劳动。经过共同的努力，这本书总算按计划完成，送到了读者面前。

这是一部供一般文学（特别是莎剧）爱好者阅读的书。关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在国外早已成为一门科学，随时随地都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在我国，对莎翁也早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有了介绍。到了 80 年代初，《莎士比亚全集》已翻译出版，有份量的、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问世，但全面系统地介绍莎士比亚的著作还不多见。因此，为广大爱好莎士比亚戏剧的读者提供一部知识性与学术性并重的全面介绍莎氏及其剧作的著作还是很必要的。在本书的写作上，我考虑到，莎剧的内容博大精深，历代的诠释评论也是层出不穷，因而有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称。面对大量的材料和分歧的论点，如何取舍选择，才能达到上述的写作意图，不能不进行周密的安排。经过认真的考虑，最后决定将全书分成 3 个部分，也就是从 3 个层次上对莎士比亚及其创作加以阐述。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关于莎氏的生平和创作历程的简述，我把诗人—剧作家放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让读者对产生这位伟大作家的社会条件和家庭环境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就班·珥生论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又“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的观点，提出了个人的一点见解。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对莎士比亚及其创作的一个宏观的认识。第二部分包括二、三、四 3 章，按戏剧体裁的划分，分别从历史剧、喜剧、悲剧 3 种类型，对 37 部莎剧逐一进行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一个微观的认识。五、六、七 3 章作为第三部分则试图对莎剧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

概括和总结，找出莎剧的一些特点和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使用的则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最后第八章“莎学 400 年”简要叙述了莎剧产生后 400 多年来的评论和研究状况，同时就莎剧在中国的流传和研究状况提出了一点个人的看法。

本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观察事物、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封闭的、排他的，而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不断吸收各种现代科学方法之长的一种开放体系。研究和阐释莎士比亚也应该如此。遗憾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专业学术水平都非常不够，目前健康情况又不容许我做出更多的研究，因而现在这本书远远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

我在中学时期，最早是通过兰姆姐弟改写的《莎氏乐府本事》（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接触到莎士比亚的。但读到的只是几篇莎剧的故事情节，还不是莎剧本身。在中央大学念书时，“莎士比亚”是外文系高年级的必修课，由文学院院长楼光来和外文系主任范存忠两位教授轮流主讲。不巧的是，轮到我选读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却被抽调去任翻译。直到 40 年代末，我才开始系统学习莎士比亚。当时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英美文学，系里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斯密斯·泰勒先生，是位资深的莎士比亚学者，专为研究生开设“莎士比亚”专题课，共开 3 学期，课堂上一本剧一本剧地认真阅读和讨论，课下则指定了大量的阅读材料。同时，我还在他的指导下撰写了我的硕士论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社会内容》。这是我真正接触莎士比亚的开始。回国后，由于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直到 60 年代初的那次讲课。回想起来，今天我能写出这本小书，是同泰勒教授当年的亲切教诲分不开的。现在他已早归道山，我愿以此书作为对他的纪念。

另外还需说明一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引用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其中大多数已加以注明，另有一小部分因年代久远及版本原因未能明确注出，对于这些文献的作者们，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最后，我衷心感谢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以耄耋之年为我的这本小书写序；同时，也在这里对关心和帮助过本书成书和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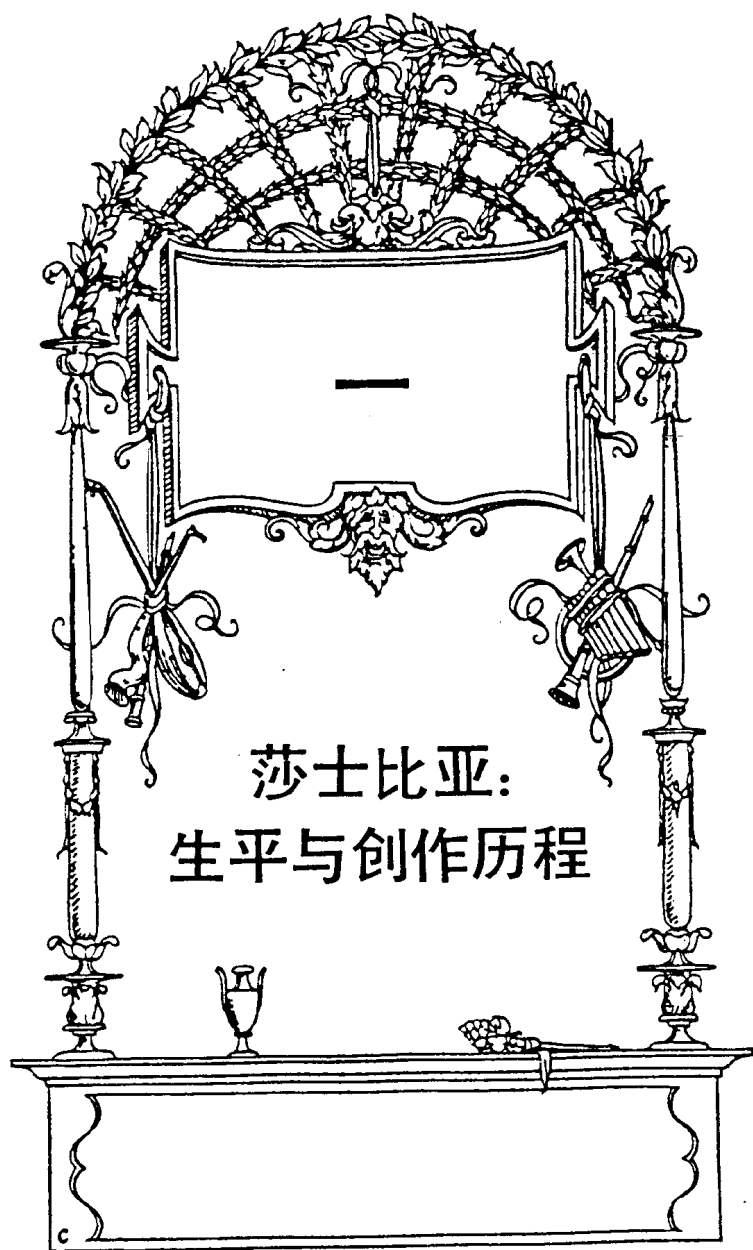
是为序。

目 录

一 莎士比亚:生平与创作历程	(1)
(一)“莎士比亚问题”	(2)
(二)生平与创作	(6)
1 家世与早年	(6)
2 初抵伦敦	(10)
3 创作历程	(14)
4 晚年与逝世	(30)
(三)是“时代的灵魂”又“属于所有的世纪”	(33)
二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39)
(一)莎剧的分类	(40)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创作的时代背景	(43)
(三)莎士比亚历史剧概论	(45)
(四)《亨利四世》上下篇	(57)
三 莎士比亚的喜剧	(63)
(一)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时代背景	(64)
(二)莎士比亚喜剧概论	(67)
1 莎士比亚的喜剧观	(67)
2 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	(69)
3 莎士比亚喜剧的特点	(79)

(三)《威尼斯商人》	(83)
四 莎士比亚的悲剧	(91)
(一)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时代背景	(92)
(二)莎士比亚悲剧概论	(97)
1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	(97)
2 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特点	(109)
(三)《李尔王》	(112)
五 莎士比亚的思想及其发展	(117)
(一)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	(118)
1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社会政治思想	(118)
2 莎士比亚社会政治思想在悲剧中的发展	(123)
3 莎士比亚关于人民群众的思想	(127)
(二)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	(130)
1 喜剧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	(132)
2 悲剧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	(135)
3 晚期创作中的伦理道德思想	(142)
六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	(147)
(一)人文主义和莎士比亚的人物塑造	(148)
1 歌颂新思想新人物的喜剧	(149)
2 揭露封建暴君宣扬统一王权的历史剧	(151)
3 反映作者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悲剧	(153)
4 反映作者人文主义思想局限的传奇剧	(157)
(二)莎士比亚在人物塑造上的发展	(158)
1 人物个性化的最初尝试——《理查三世》	(159)
2 从情节发展中揭示性格的开端——《罗密欧与	

朱丽叶》	(161)
3 性格多样化的典型——夏洛克与福斯塔夫	(163)
4 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	(168)
(三) 莎士比亚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	(172)
1 性格的多样与统一的统一	(172)
2 从情节发展中揭示性格	(176)
3 从人物的对照中揭示性格	(178)
4 从自我揭示中刻画性格——独白的作用	(180)
七 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与结构	(185)
(一) 莎剧情节的主要来源及其改编手法	(187)
(二) 莎剧情节的主要特点	(191)
(三) 莎剧的结构	(196)
八 莎学 400 年	(203)
(一) 历史的简单回顾	(204)
(二) 当代莎学一瞥	(212)
(三) 莎学在中国	(222)



（一）“莎士比亚问题”

在莎士比亚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没有人作为作家撰写传记的，因为当时作家的地位并不高。至于演员，更是受人轻视的职业，更不会有为他们立传。因此，对于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同时代人没有什么记载。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有一位名叫贝特顿的著名的莎剧演员准备为莎翁写传，并开始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收集整理。但那已是作家本人逝世后将近一个世纪的事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所收集到的材料，不仅残缺不全，而且真伪并存。贝特顿的传记材料于1708年公开发表，第二年，即1709年，尼古拉斯·罗伊编订他的《莎士比亚全集》时，就根据贝特顿的材料撰写了第一篇莎士比亚的传记，附在《全集》里面，其中包含了不少传说性质的材料，一直流传到后世。

一方面由于缺乏第一手的可靠的传记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一种贵族—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象莎剧那样思想深刻、艺术高超的作品（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欧正兴起一股对莎士比亚的偶像崇拜的潮流），是不可能出自一个出身低微、教养不高的演员的手笔的。因而从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中叶开始，对莎士比亚的著作权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了怀疑。怀疑者们认为，今天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作品并不是莎士比亚这个人而是当时另一个出身高贵或受过高等教养的人所撰写的。于是出现了所谓“莎士比亚问题”。

首先被提名为莎士比亚著作的真正作者的是他同时代的大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772年，著名莎剧演员加利克的一位朋友名叫赫伯特·劳伦斯的就提出培根是莎士比亚剧作的作者。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9世纪中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又有人提出了培根是莎剧的原作者的说法。1857年，美国一位

名叫德莉娅·培根的女作家，出版了一部《莎士比亚剧本的哲学思想剖析》的书，从莎剧思想上去证明今天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剧本的著作原来是以哲学家培根和社会活动家沃脱·拉里为首的一个小组集体创作的。

继培根和拉里之后，被提名为莎剧作者候选人的多达二三十人，几乎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所有著名的新贵族都包括在内，诸如路特兰伯爵、牛津伯爵、德比伯爵、沙里斯伯里伯爵、骚桑普顿伯爵、圣亚尔班子爵、魏鲁伦男爵等等。还有人提出莎剧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和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有人还说莎剧的作者不是斯特拉福镇的那个名叫威廉·莎士比亚的乡下人，而是另一个威廉·莎士比亚，一说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私生子，一说他是赫特福德伯爵和格雷夫人的私生子，他不仅是莎士比亚作品、而且还是同时代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的真正作者。甚至有人认为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作品不是英国人而是意大利人（如佛罗里奥）、法国人（比埃尔）、爱尔兰人（奥吐尔）的创作；还有人认为莎剧的作者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7人组成的写作班子的集体产物。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尽管这种种说法非常荒唐离奇，而且经过长期以来无数学者的辛勤努力，已收集到并在继续发现大量确凿可靠的莎氏生平材料，足以证明确有威廉·莎士比亚其人，是今天流传于世的莎剧的作者，但直到今天，怀疑莎氏剧作的著作权的仍大有人在。本世纪以来，便有不少人相信克利斯多夫·马洛（1563—1593）是莎剧的作者，此人是莎士比亚同时代杰出的悲剧作家，对莎氏的成长曾有过很大的影响。直到几年前，报刊上还登载过整版篇幅的报道，有人坚持要挖掘马洛的墓穴，说墓中藏有莎剧的手稿。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莎剧的著作权是无法否认的。莎士比亚其人的存在也是无可置疑的。首先，在斯特拉福镇的教区记事簿上登记的有